

打死我也不信爱情

打死我也不信爱情

张子雨

作者简介

子雨， 本名张子雨，男，1963 年生，安徽霍邱县人。安徽霍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，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。2001 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其中小说集《打死我也不信爱情》入选“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2004 年卷， 有四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。

作品目录

《打死我也不信爱情》

《补丁》

《我忧郁地看着你》

《幸福是个谎言》

《何天的故事》

《上访》

《我要找到你》

《记录在案》

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

《玫园》

作品简介

本小说集共收集中、短篇小说 10 部，其中《何天的故事》入选《小说月报》，《补丁》等四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。

“子雨的小说题材是现代的，手法也现代，这使他的小说十分好读。但就其底蕴，其实弥漫着浓郁的古典情怀，明显区别于时下滔滔于文坛的所谓‘现代小说’”（作家何志云序语）。

打死我也不信爱情

我不信有神论也不信无神论，我不信道也不参佛，不信法轮功我也不信健美操。当然，我也不信爱情。

我是个不大不小的老板，说不大我现在还没有豪宅美车；说不小，街上人那些傻B们身上的“花花公子”“梦特娇”有四成都是从我这儿买的。我从浙江一些小地方进来的这些货真的好卖，四百、五百进的挂在我装潢考究的店屋里就是一千四、五百。要不说浙江的乡镇企业就是发达，他们能造出来所有逼真的手续，连激光防伪、暗印都一模一样。每年工商、监督局来查的时候我总能提前知道，我就从省城真正的专卖店里买来真的样品送检，很快鉴定书就会下来，我把它放大挂在店屋里。当然，送检的样品是回不来的。现在知道了吧？我开了个专卖店，在市里最繁华的光明大道上。

我今年三十五岁，没有结过婚，但我知道而且做过很多结婚后的事。我的第二任同居者提出和我分手的时候，要我按约定支付“同居费”二十万。我说太贵了可不可以打点折，我们在一起睡两年也就七百三十天

，去掉你每月不能服务的五天计一百二十天，你一天合三百多元，比找小姐还贵。那个女人（我不愿提她的名字，防止她告我散布隐私要求精神赔偿）说贵吗？比报纸上登的那个南国甜歌星便宜多了。我这两年不也是专卖呀。我问她为什么不愿意继续专卖，她说你床上的那点本事！我真怕我以后得性冷淡。我说你不也有好多次高潮。女人说傻B，那是我装的逗你高兴的。女人说而且我最恨的是你在我身上居然喊别的女人名字，那个名字我都懒得说出来。

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！我在数钱给她的时候夹进了好几张假钞，心理感觉好多了：我们扯平了！

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好，看着就想让人犯错误。我从桑那中心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，街上的路灯像落寞的女人，颜色灰黄。路上几乎没有行人，偶尔有清洁工低着头扫地。我就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尽管我没有诗人的酸没有作家的愁。我喜欢孤独地走在长街上，这个世界只有我孑然独行。

我在转到小区路的时候，第五栋楼的西北角的草地

上有奇怪的声音，我就过去了。有两个人在地上扭着一团。惨！连做爱都找不地方吗？但是我很快发现不对，因为其中一个人对做爱拼命感兴趣而其中一个拼命不感兴趣。

我说：“嘿，兄弟别累着，要我帮忙吗？”上面的人惊恐地跳起来，说“你是那条道上的，狗拿耗子，快滚！小心我剁了你。”我说：“现在是法制社会，你要做爱可以协商也可以买呀。你想你图五分钟的痛快，逮住了至少三年你值吗？而且做的心惊肉跳到嘴不到心的并不痛快。听兄弟我的话，给你二百元钱到最好的桑那中心，现在是下半夜小姐也打折的。”那个人迟疑了一下，从我手里接走了二百元跑了。

又一傻B，都什么年代了还强奸。

我对那气喘吁吁、惊恐万状的女人说：“你走吧，现在几点了你还在外面转？简直是犯罪引诱。你要告他我可以作你的证人。”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和专卖店的名字就上楼了，我要睡了我不能等她说谢谢了。

睡在床上我似乎看到了那女人在月光下幽幽的眼光

，我的疤痕莫名地跳了一下。

我到店屋去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多，小瑾看到我来就一指门边的一个女子，说：“老板她找你。”我问：“你是不是想打折呀，我也不容易呀，到处都是伸手要钱的，还有工商税务这两条狼，一件衣服也就几十元的赚头。”女子说：“我不是买衣服的，昨天晚上……”我看到小瑾嘴一撇，忙对她说：“你到屋里来说吧。”我店屋后面是我的办公室兼小卧室，没有顾客时卖呆的地方。

女子看穿着打扮是个大学生，神情看上去却很熟悉，一时想不起来。有很多事就是这样，明明很熟悉却不知道熟从何处来。想起中学时学的一句成语：似曾相识。

女子说：“我昨天到中介所去的，遇到那个男人说要做家教，让我晚上九点到西桥头等然后就带着我转来转去的，我都迷向了。后来就有那……后来你就来了。”女子说：“我刚大学毕业在考研，想在暑假打工挣点钱。我不想去告那个人了，他没有得逞我也不想一遍一

遍去诉说也不想把大哥牵扯进去。但我要来谢谢大哥。”

我说：“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走几步。”

她迟疑地站起来走到门边。我说：“你被录用了，就在我的店里做吧，月工资五百行吗？”女子很意外，说：“当然行，当然行。”我说：“你现在就去上班吧，我叫小瑾教教你一些常识。”女子说：“我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营销专业的。”我说：“你学的那是资本主义的营销，我们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营销你没学过。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女子说：“我叫蓝馨。”

小瑾自我雇了蓝馨后，常在我面前说她的不是。我就不耐烦地说去去去。小瑾是个自我感觉非常好的小女子：“我有个秘密，我长的多美，人人都爱我。”她一直想当老板娘，用语言用身体常常提出申请都被我驳回。但她销售假名牌确是个人才。她总是很诚恳地告诉那些傻B们：现在是法制社会，市场竞争这么激烈我们哪敢卖假名牌呀。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是世界

上最好的，你想谁敢糊弄上帝！工商早眼红着我们呢，巴不得我们卖假货，好罚我们倾家荡产好给他们发奖金。傻 B 们要杀价她就用手捂着眼痛苦地摇头，我见犹怜。

蓝馨有次上班看书被我看见了，我把她书夺过来狠狠地踩在脚下。她泪汪汪地看我，我说：“我做好人是有限的，如果你这样不如我养你！你愿意？”蓝馨在我的逼问下说：“我想再答复你好吗？”小瑾捂着嘴在笑。

天那，她居然说想想再答复我。

看书的事件发生后，蓝馨似乎很操心店屋里的生意了。有次告诉我：“老板我怀疑你的货进假了。”我问有什么凭据。她说：“这个衣服上的英文说明书有好多地方写错了，这对真正的名牌来说是不可能的事。”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那有什么希奇，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还读错别字呢。”但我把她说得地方记下了，下次去进货时要那些“土老冒”们改过来。我要告诉他们我有研究生的雇员，别他妈的只顾挣钱，要提高素质。

是啊，我也要利用蓝馨这个读研的招牌。我让她穿

上那些名牌，拿着手机在门口做导购员。蓝馨气质高雅、悠闲、冷漠和漫不经心，这些都是现代人刻意模仿的。果然，我的女顾客光顾率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，当然男顾客的上升率更高。

有一天我请工商几个弟兄在桑那中心睡着了，手机响我没有听见，待我回店里时蓝馨正在流泪，小瑾也闷闷地坐着不吱声。我问怎么啦。小瑾说：“你问她吧，天天穿的像狐狸精，这可好，把公狐狸引来了。”

我问清楚后才知道原来几个小混混看到蓝馨就说要买蓝馨身上穿的“花花公子”，手还不老实。蓝馨骂了他们几句，几个家伙就上来把挂衣服的架子打翻了，顾客也吓跑了，几个小混混还非要精神损失不可。我听的怒火冲天，不得了，敢在我店里撒野，也不打听打听我黑子是什么样的人物。我说：“这件事不怨蓝馨，是我要她那样穿的，这件事你们别操心了我能摆平！”蓝馨害怕地问我不会和他们打架吧，我说不会。其实不打架怎么可能摆平呢？只是现在有多大的钱才能打多大的架。我知道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解决办法。

小瑾说：“像这样生意以后不好做。”我知道她的意思，说：“蓝馨就是不在这儿他们也能找到理由闹事，你懂什么。”小瑾才哑口。蓝馨说：“都怪我。”我笑了，说：“怪你什么？怪你长得漂亮了怪你……”我本来想说怪你那么勾引人了，想想不妥就没说。我想我怎么啦，知道给女人留面子了，变绅士了？

那几个小混混我很快就在歌厅里找到了，打架的后果是我也受伤住进了医院，不过伤不重。对方也有人受伤，我们住在一个病房里成了好朋友。

我知道这个架是肯定要打的，不打你以后就没有资格混，打败的效果都比不打好，这就是世间的事。蓝馨知道我受伤住院了，忙赶到医院，见我面就哭起来了。我心里疤痕又抽了一下。我说：“哭什么，这是病房。”受伤的小混混说那天不知道她是你大哥的“马子”，怪小弟有眼不识金香玉。蓝馨后来偷偷问我“马子”是什么？我说是黑话，你不懂的。

我受伤了，店里的事都由小瑾掌管了。小瑾每天晚上来告诉我一天的销售情况和员工的工作情况，蓝馨就

回去值班。有天蓝馨告诉我，说店里的帐可能出了点问题。我急了，伤没完全好就出院了，我知道钱是个好东西，它可以改变一切包括亲情、爱情。我是个常年打鹰的人不能让小鹰啄了眼。

我曾经刻骨铭心地爱过一个人，我甚至愿意为她去死，后来她却义无反顾地走了，因为她又认识了另一个男人，一个有着地位、权力、钱和家庭的男人。就是这个女人成了我内心的一道疤痕。

时间就那么快地改变了一个人改变爱情，而且永远改不回来了。想想她在那个黑男人的身下我就心如刀割，我爱她几年碰都没有碰过，她像个玉器在我手里小心地呵护着，那个黑男人却把这个玉器做碗做锅甚至做便器。

很久很久以后我也就麻木了，谁再对我说世界上有永恒不变的爱情我就扇他个大嘴巴！

小瑾听我说要兑帐，把票据一股脑都搬了出来，哭着说：“黑子，我辛辛苦苦跟你干了这么多年，我心都掏给你了，你居然……我不说了。”我脸一寒：“你有什

么委屈的？你再这样把帐算清楚你滚蛋。”小瑾不哭了，怨恨地瞪着我和蓝馨。兑帐的结果却丝毫不差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小瑾咬着嘴唇泪又流下来了。

我对蓝馨说：“你进来。”到里屋我问蓝馨：“怎么回事？你知道我的性格，你可以对不起我但你不能骗我，懂吗。”蓝馨说：“我不这样认为，我正是因为要对得起你不骗你，所以我才对你说这些。从理论上来看不可能没有问题。但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丝毫没有离间你和小瑾的意思，我出去向她道个歉好吗？”我说：“你领两个月工资走吧，我也算对得起你了。”蓝馨说：“我不要你的钱，谢谢你对我的关照。我可以走了吗？”我说：“你走吧？”

蓝馨临走的时候说：“你为什么宁愿回避很多问题呢？你难道不知道帐目有问题？”我挥挥手说：“走吧。”她说的道理我知道，但是我需要小瑾这样的搭档。而且主要的是小瑾不会让我对她产生爱，但这话我不能说出来。

我把蓝馨辞了后小瑾更卖力了，我要的就是这样的

效果，她帐目上的问题我略施小计就搞定了。我要她看到希望而又要让她得不到，处理这样的关系我得心应手。

我撵走蓝馨其实内心深处是怕那个疤痕时时地抽痛，我感觉到抽痛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

我把专卖店的规模又扩大了一些，增加了浙江乡镇企业生产的其他世界名牌。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“人模狗样”就喜欢名牌，后来我看到一本书上说那是因为很多人都想不通过奋斗就有成就感，所以很多人喜欢穿名牌来体现。对，名牌就是成就感。我就卖给他们成就感，都来买呀，越早买越有成就。

蓝馨走后，我发现我很长时间没有心情去想女人了，我对自己用钱去买性生活感觉荒唐了，所以到晚上后就关了手机或者看到熟悉的号码开始拒绝了。

有一天我接到蓝馨的电话，说要见我，口气忧伤令人不忍拒绝。我们在一个酒吧里见面了，蓝馨比几个月前更漂亮了，我心莫名地跳着。蓝馨告诉我她现在在上研究生，但是明天她的命运就会有改变了。她就想找个

人聊聊，所以想到了我。

蓝馨喝了很多干红，我没有劝住也就由她了。

蓝馨说：“我读几年大学家里为我花干了所有的积蓄，我不能再回到那个贫穷、落后的小县城里，像所有的女人那样找个男人生孩子，然后把孩子带大送他上大学，然后我就等着退休加入到晨练的队伍。这样的日子我不能想象，我绝不会去过。但我读研究生一年要好几万，我不能给家里挣钱不可能还要家里的钱了，家里也没有钱了。父母都是退休工人，指着退休金过日子。后来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老板，他愿意包我到考取出国，费用都由他承担。我们签了一个合同，他包我读研究生的三年。明天就是我履行合同的日子了。”

蓝馨喝着干红，我看到泪流进了酒杯。

“我想着要告别我的一个时代，心里难受。就想找你聊聊，你是我信任的人。我恨钱但我又需要它，就像我不喜欢那个老板，但我必须学会去爱他。哈，爱现在可以成为交换成为商品。”

我说：“你说那不是爱，只是肉体，是肉体成为商品。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成为商品的东西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”

蓝馨说：“如果在改变不了被包的命运下，我宁愿被你包。因为我对你至少有好感，你是个生存能力很强的人，你有能力保护我。这就是女人的悲哀，无论她地位、学识再高，都需要一个男人的呵护。”她面前有了一小堆面巾纸了。我问：“那个老板是谁？”

“我不愿意去提他，他是个很有钱很气派灵魂却很丑陋的人，他和我谈这些像他谈的无数次生意一样，连细节都能考虑入微。我羞愧难言无法接受，但现实又必须要我接受。我今天来见见你，是想和你告个别，也告诉你我对你的感觉，如果你决定放弃我也就死心了。”

“你认为我是放弃还是接受呢？其实我也不比那老板好的，你可别才离虎口又入狼群呀！”

“我不知道。但我主观上认为你会放弃的，因为你不敢面对爱，不敢面对现实。你外表放浪、冷漠，但那